



共和国 1949—1976

外交秘闻录

● 康 鑫 高金卿 主编

● 农村读物出版社



目 录

上编 东方崛起

一、冷暖莫斯科..... (1)

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毛泽东便风尘仆仆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首次踏出国门。为了祝寿，为了签约，还为了什么呢？

二、“蜜月时代”的忧伤..... (22)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两个盟国的“蜜月时代”从此揭开了序幕。然而蜜月往往不是人们想象的亲“蜜”无间，谁也无法料到两个社会主义邻国的关系以后将会遇到什么坎坷和变化.....

三、日内瓦会议初试锋芒 (48)

1954年4至7月，中、苏、美、英、法五强聚集日内瓦，新生的共和国外交事业从此扬起了风帆.....

四、亚非会议再展雄风 (69)

1955年4月，西瓜洼美丽的山城万隆，亚非29国代表齐聚.....周恩来舌战群儒，折服各路好手，广交天下朋友，进一步树立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形象。

五、马拉松式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80)

“美帝国主义”曾经被中国人骂了几十年，共产主义亦曾经被美国人比作瘟疫。然而，在公开的对骂和攻

击之下，中美却从未放弃过与对方沟通的任何一丝机会，
尽管好事多磨……

六、龙与熊 (89)

1956年后，阴云密布的中苏关系：龙要腾飞，熊要
阻挠，几经抗争，终见分晓……

七、和平的使者 (121)

曾几何时，殖民者肆意蹂躏亚非的神圣土地。民族
的屈辱历史，相同的斗争经历，使亚非人民紧紧相依……

八、友谊的花蕾 (135)

东方睡狮的猛醒，震惊了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的
资本主义国家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们企图包
围、封锁、孤立、扼杀人民共和国。然而，友谊是不受
时空限制的，它飞越高山大川，遍撒五湖四海。

中编 乱云飞渡

一、兄弟分道扬镳 (149)

利益的冲突，政见的分歧，终于使昔日的兄弟，反
目成仇……

二、原子弹厉害，但鄙人不怕 (162)

沙皇俄国曾经是中国最恨的敌人，苏维埃曾经是
中国人最亲的亲人。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在国际政治
的风云变幻中既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这
里，便是一段血写的教训……

三、元帅的外交幽默 (177)

十月革命时期的著名将领伏罗希洛夫访华时，曾说：
“你们有周恩来这样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又有陈毅元帅这
样文武双全的优秀人物，中国外交一定能取得辉煌成

就。”1961年10月，陈毅以中国外长的身份，出席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

四、新德里燃起的战火…………… (187)

尼赫鲁曾经因为同周恩来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曾几何时，中印两国却由于边界争执，而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武装冲突……

五、援越抗美多壮志…………… (201)

在战火纷飞的越南战场，中国人曾经给予无私的帮助，几十万人力，无数的枪支弹药……

六、红卫兵在越南…………… (233)

在“中越人民亲如兄弟”的呐喊声中，有一群红卫兵出现在中越边境线上……

七、外交官奇遇…………… (254)

60年代，国际风云变幻。

在保加利亚、摩洛哥、刚果……，活跃着许许多多和平友好的中国外交官，他们为促进亚非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然而，他们也遇上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八、渐进中的中日关系…………… (273)

中日交往，源远流长，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60年代的中日两国却只能以民间交往为主……

下编 峰回路转

一、跨世纪的握手…………… (288)

1954年，杜勒斯曾经对周恩来的双手视而不见；十多年后，尼克松为此而补上了一课……

二、背信弃义的“同志加兄弟”…………… (331)

越南的解放和独立，中国出了大力。然而，鲜花和友谊换来了什么？

三、荒唐年代荒唐事…………… (343)

文化大革命不仅给国内建设带来了巨大灾难，也给外交战线抹上了一层或浓或淡的阴影，这里，仅选录几则令你哭笑不得的荒唐事……

四、弃前嫌，结良缘…………… (356)

尼克松访华之后，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人感到受了愚弄，于是，中日复交锣鼓紧敲……

五、低谷里的回声…………… (370)

70年代，经过十年的对待，中苏之间也有些小小的对话，但这只不过是低谷里的回声……

六、蓝眼睛里的晚年毛泽东…………… (383)

高大的红墙后，有一个苍老多病的躯体，然而，他的思想却依然那么犀利，这里，是几则外国人的回忆……

七、世界瞩目着巨人之后的外交走势…………… (397)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一个历史的巨人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下一个时代将出现些什么？……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秋色中的北京。

后 记

上编 东方崛起

一、冷暖莫斯科

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毛泽东便风尘仆仆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首次踏出了国门。为了祝寿，为了签约，还为了什么呢？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列车沿着东北方向飞快地奔驰。西伯利亚的寒流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客人毫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都挂上了一道道晶莹的霜花，它们在寒风中不停地抖动着。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点燃了一支香烟。透过车窗，是无垠的雪原。毛泽东猛地吸了一口香烟，凝视着傲然挺立的寒林。他陷入了沉思：那位神秘的斯大林同志会是个什么态度呢？

毛泽东十分清楚，直到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仍然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也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怀疑他毛泽东会不会是另一个铁托。并且，斯大林对自己让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也表示过忧虑，担心这样有可能使新政府选择一条亲英美的西方路线。虽然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的时局和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这位斯大林毕竟是位

狡黠多疑的统帅，他怎么会随随便便地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放心呢？

在毛泽东动身之前，中央政治局曾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斯大林在莫斯科逮捕了毛泽东，中苏的友好关系也不要改变。百废待兴的人民共和国迫切需要朋友、需要援助。除了苏联老大哥外，还有谁会向中国伸伸手呢？

毛泽东本能地晃动了一下右手。灼热的烟头烤着了手指，一长截香烟就剩下那么一丁点儿了，毛泽东终于从思索中回过神来。

12月16日，莫斯科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大街小巷银枝拂掠，冰影映漾，四处显得格外的庄重和肃穆。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了莫斯科车站。“咣咣咣——”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敲响了，十二下深沉而洪亮的钟声回荡在莫斯科上空。人们手持鲜花边挥动边欢呼，车站广场一片喜庆。

月台前，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孟希科夫等一批高级领导人依次等候在站台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欢迎的人们在寒风中已站了好些时候了，尽管他们穿着厚厚的冬装，一个个的脸仍冻得红红的，可他们依然精神饱满、面带微笑。

由于毛泽东进入苏联后，途中偶染小恙，因此，欢迎仪式予以简化。毛泽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就由莫洛托夫陪同前往下榻之处。

毛泽东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非常优雅舒适的别墅内，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就住在这里。

安顿下来后，莫洛托夫招呼毛泽东好好休息，并转告说：“下午六点整斯大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下午，警卫人员准时将毛泽东送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

的会客室。斯大林的秘书走了出来，他请毛泽东到他屋里休息一下，他随即去向斯大林通报。

一会儿，秘书走了出来，很有礼貌地说：“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

门开了，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在斯大林身后排成了一字形。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门口迎接外宾的，这次显然是对毛泽东的特殊礼遇。

当毛泽东一跨进门，斯大林首先微笑着伸出双手迎上前去，毛泽东的双手也伸了过来，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

斯大林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身材，红润的面容，赞叹地说：“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斯大林回过头来，又把莫洛托夫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在大厅站成一圈，相互问好、祝愿。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桌边坐了下来，由师哲负责双方的翻译。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这么多年来，我真要向你诉苦啊！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

毛泽东言犹未尽，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公理。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最好的回答呀！”

毛泽东听了这话，深沉地笑了。斯大林这句话堵塞了毛泽东的言路，但他并不自知。毛泽东的心里话，始终未能说

出来。

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话转入正题，斯大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认真地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的天平，加重了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期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毛泽东的话很诚恳。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谈话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这次来，一是为斯大林同志70寿辰祝贺；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想了想，巧妙地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富有哲理和幽默的语言，苏联人是很难懂的。师哲在

翻译时特地做了如下解释：

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然没有明白此为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笑出声来。斯大林沉着冷静，他在体会毛泽东话里的含意，想弄清毛泽东究竟心里有什么打算，他再三地询问毛泽东的想法。

毛泽东似乎显得不那么着急，他没有直接去回答斯大林的问话，只是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很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刨根问底，但毛泽东又平静地说：

“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了。”他接着把话题岔到了一边。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斯大林觉得过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他不便把自己的想法抛出来，以免造成“强加于人”的感觉。但他内心认为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样的条约或协议，都应由他和毛泽东亲自来签署，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但毛泽东却一心想把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从此，两位伟人各自沿着自己的思路考虑事情。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等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交谈，想摸清毛泽东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还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问他是否有新的考虑，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但毛泽东没有明说。

一天，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到别墅交谈时，毛泽东对柯瓦

廖夫发了一通脾气：“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费德林向斯大林反映了情况。王稼祥也以大使身份去苏联外交部点明了毛泽东的意图：中苏之间应该搞个政治文件。

苏方终于明白过来，同意签个文件。随后，周恩来赶赴莫斯科，最终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你为什么这样的窈窕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了初到苏联的毛泽东。中方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恰好坐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中间。

“你是大学生吗？”米高扬问朱仲丽。

“我已经是一个医生了。”

“噢，博士！你多大了？”赫鲁晓夫接过话茬。

“三十五岁了”朱仲丽以矜持的口吻调过头对坐在左边的赫鲁晓夫说道。

“哟！我以为你才二十岁呢！”坐在右边的米高扬，睁大眼睛，捋着黑胡须，惊奇地说。

“你为什么这样的窈窕？你看你这身材。”赫鲁晓夫打趣地说。

朱仲丽不懂窈窕两字的俄语，发怔地望着赫鲁晓夫和米高扬。

“你看，就是这样。”米高扬用手比划着，画了一个S形。

“不，不是这样！”赫鲁晓夫争辩说，用两手划了两个相反的S形状。

朱仲丽终于明白了：这是形容一个胖人的样子。几个人都大笑起来。

“你们中国是不是只有地主婆才是胖子？”赫鲁晓夫继续往下问。

“她们吃得好，睡得足，当然长得胖罗！”

“那你这么窈窕又是……”

“并不是胖子都是地主婆嘛！我可是从小参加革命的！”朱仲丽自豪地说。

宴会在欢快地进行着。

您打算长时间在这儿搞秘密活动吗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晤显得有些神秘和离奇，主人总是把会晤谈话时间放在深夜，而且通常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进行。毛泽东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也是喜欢夜间工作。每到更深夜静之时，他的头脑特别清醒，记忆力很好，因此这种夜间会谈对主人和客人来说都是很适宜的。

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着斯大林，他们之间是翻译，中国同志自然都坐在自己领袖一侧。每个人的座位前各类餐具酒杯齐备，矿泉水和几瓶格鲁吉亚纯葡萄酒放在桌子中间，另外，桌上还放有新鲜蔬菜和羊肉之类的食品。

会谈开始前照例是贝利亚代表斯大林先向大家祝酒，他总是击击掌，用酒杯敲敲桌子，以示隆重时刻的到来。他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看看是否斟满白兰地，然后站起来，讲几句祝酒词，劝大家干杯。斯大林的酒是由红白葡萄酒掺在一起的，专供他单独饮用。

谈话几乎是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人之间进行，其他人都

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多少说话的机会。毛泽东知识渊博，政治经济军事无所不谈，斯大林语言表达敏锐准确，显得十分果断有力。两人的会晤从来没有既定话题，但毛泽东总喜欢涉猎历史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经历，这些对于斯大林来说也是有兴趣的话题。

有一次毛泽东谈到自己的军队被国民党包围，指挥员号召战士们“不畏艰险，视死如归”时，苏方翻译费德林一时语塞，不知如何解释才好。他请毛泽东又写下了这八个字，这时斯大林好象嗅出了什么异味，用命令的口吻说话了：

“您打算长时间地在这儿搞秘密活动吗？”斯大林的话使费德林脸色苍白，语无伦次了。

“不……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发生了困难。”

“可您的困难拖得太久了些吧。”斯大林目光威严，语气冷得发凉。

“马上……马上，我完全弄清楚了再给您说。”

“那好吧，请继续搞秘密活动吧！”斯大林说着，连头也没回。

贝利亚的头单单转向了费德林，用一双鹰一般敏锐的眼睛审视着他。这位苏联翻译更是吓得胆颤心惊。

“就按字面意思翻译吧！”斯大林不耐烦了，他逼视着费德林。

费德林再次转向毛泽东，请求予以解释。

毛泽东说，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岳飞以抗击女真人入侵的军事远征而出名。杭州市保留着这位有代表性的英雄的陵墓，这座陵墓以加害岳飞的叛徒的下跪形象而驰名。“中国字‘归’，”毛泽东接着

说，“在这里不是通常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来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涵义。因此，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来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地听完对毛泽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后，小声说道：“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雄才大略。”

费德林这才感到断头台的铡刀从自己头上挪开了，搞秘密活动的幽灵之一似乎无影无踪了。

毛泽东从斯大林与费德林的交谈中也看出了点什么，因此不便劝解，只是在后面的话题中讲得更通俗更直接了些。斯大林同毛泽东谈话时，总是心平气和，沉着冷静，注意听取他的发言，从不打断或插话。但敏感的毛泽东对会谈室里始终笼罩着的那种对斯大林神秘的个人崇拜气氛是有所体会的，有时毛泽东也很欣赏斯大林谈吐中的那种威严中的平和、自信中的细致表达。

您觉得这儿应该听谁的呢

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进行了好几次神秘的夜间会谈，俩人彼此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自然也更清楚该如何与对方交谈了。

有一次，毛泽东小声地问坐在身边的费德林：

“斯大林同志为什么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到一起，而其余的同志却不这样做呢？”

“毛泽东同志，这很难解释，你最好问问斯大林同志。”

“不，这样很不礼貌。”毛泽东坚决反对。

“你们在那儿秘密地小声交谈些什么，要背着谁？”费德林背后响起了斯大林的声音。费德林从某种迷信般的恐怖中把脸转向了斯大林。

“是这么回事……”费德林小心翼翼地说。

“是的，是有点事！”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死盯着他的面孔。

“是这样……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把各种酒掺起来，而其他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费德林继续解释。

毛泽东也平静地看着斯大林，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斯大林怀疑的目光从夹鼻镜镜片中透了出来，他问翻译：“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费德林此时发现贝利亚的眼光也紧盯着自己不放，他忙解释说：“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一点不礼貌。”

“唔。”斯大林点点头，略带狡黠地又问费德林：“而您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

斯大林说完，微微一笑，开始向毛泽东解释他为什么把几种酒掺起来。

“您知道吗？这是我早已形成的习惯。每一种葡萄酒，特别是格鲁吉亚葡萄酒都有自己的味道和香味。我用红白葡萄酒混合起来增加酒的味道。就像是用草原上不同气味的香花扎一个花束。”

“那您喜欢什么酒呢，斯大林同志，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对葡萄酒较为陌生的毛泽东问道。

“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是，我相信红葡萄酒，我早就开始饮这种酒。还在流放时，我得了一种伤寒病，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给我用少量的红葡萄酒，似乎是西班牙酒，从死

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深信葡萄酒可作药用。”斯大林沉思说。

“这就是你喜欢红白葡萄酒一起喝的原因了吧！”毛泽东听完这番话，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得很有感染力。两国的同志也禁不住笑起来。

真不理解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

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毛泽东有时也并不掩饰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与斯大林的相反观点。

有一次，两人长谈到兴头上，斯大林突然问起了毛泽东在蒋介石的军队已失去了对上海的防守能力时，为什么不马上去夺取这个中心大城市。

“毛泽东同志，我真不明白，那时的机会这么有利，而你们为什么不马上夺取上海呢？”

毛泽东笑了笑，轻松地点了点头：

“是的，是这样。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马上就夺取呢？我们的力量还有限，如果马上占领这座城市，我们就得负担起六百多万居民吃饭的责任，就得背起大包袱。这个包袱蒋介石继续去背有什么不好呢？”

斯大林还是不太理解，他摇摇头。心里说：“不占领中心城市，怕解决城里人的吃饭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吗？”

毛泽东没有介意，他笑了。

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毛泽东有狭隘的农民意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他持有截然相反的立场。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中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要的问题是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中国，谁要忽视了农民问题，谁就会注

定失败。

但是固执的斯大林不这样认为，他曾把毛泽东的回答告诉了赫鲁晓夫等人，他说道：“真不理解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他为什么又不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理论去做呢？这些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真理难道毛泽东真的不懂吗？”

然而，毛泽东却有自己的理解，他对马克思列宁的话从不盲从，总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去贯彻。不错，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自信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那您干嘛不早说呢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每一次会晤总要出现一些使人意料不到的问题，所有会谈的内容几乎全由主人来确定，但主人却从不事先透露题目。

在交谈的过程中，有一次两人突然对讨论语言和思维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斯大林总是本着他那部著名的语言学著作的精神反复陈述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你认为对吗？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各民族的文化 and 各民族的语言有共同之处。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就可以掌握它，在这里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使翻译费德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谈吐悠闲的毛泽东，手上的笔不禁停住了。

“费德林同志。”斯大林突然叫了一声，这位译员又吓了